

花荫凉儿

肖复兴

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见到高老师了，高老师一把握住我的手，拉我坐在她的身边。今年就是八十岁的人了，腿脚利索，还显得那么有生气。高老师是在汇文中学读书时的老师，那是五十年前的事情了，想想，那时她三十岁上下，长得漂亮，又会拉一手小提琴，还在学校的舞台上演出过话剧。好长一段时间里，我偷偷地喜欢多才多艺的她，觉得她长得特别像我的姐姐，连说话的声音都像。

后来听说，她是志愿军文工团的团员，从朝鲜战场上回来，部队动员她嫁给首长，她没有同意，只好复员。颠沛流离之后考学，毕业不久，到了我们学校，开始教地理，后来负责图书馆。

我就是在高老师负责图书馆的时候，和她逐渐熟悉起来的。那是一九六三年的秋天，我读高一，因为初三的一篇作文在北京市获奖，校长对她说可以破例准许我进入图书馆自己选书。那一天的午饭时间，我刚要进食堂，看见高老师站在食堂旁的树下，向我招招手，我走过去，她对我说起了这件事，说你什么时候去图书馆都行。我的心里涌出一种说不出的感动，口拙，一时又说不出什么。她摆摆手对我说，快吃饭去吧。我走后忍不住回头，才发现高老师站在一丛花荫凉儿里，阳光从树叶间筛下，跳跃在高老师的身上，闪烁着好多颜色的花一样，是那么的漂亮。

图书馆在学校五楼，由于学校有百年历史，藏书很多，有不少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书籍，由于没有整理，都尘封在最里面的一间大屋子里。高老师帮我打开屋门的锁，让我进去随便挑。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为观止见到那么多的书，山一般堆满屋顶，散发着霉味和潮气，让人觉得远离尘世，与世隔绝，像是进入了深山宝窟。我沉浸在那书山里，常常忘记了时间。常常是高老师在我身后微笑着打开了电灯，我才知道到了该下班的时候了。

久别重逢，逝去的日子，一下子迅速地回流到眼前。我对高老师说，您对我有恩，没有您，也许我不会走上写作的道路。高老师摆摆手说不能这么讲，然后对在座的其他几位老师说，我去过肖复兴家一次，看见地上垫两块砖，上面搭一块木板，他的书都放在那里，心里非常感动，回家就对我女儿说。后来，肖复兴到我家里看见有一个书架，其实是最简单不过的一个矮矮的书架，他对我说，以后有钱我一定买一个您这样的书架。这给我印象很深。

我忽然想起了这样一件事，为了我破例可以进图书馆挑书，高老师曾经和一个同学吵过一架，那个同学也非要进图书馆自己挑书，她不让，同学气呼呼指着我说为什么他就可以进去？为此，“文革”中她贴了大字报，说是培养修正主义的苗子。我私下猜想，为什么高老师默默忍受了，大概她去我家的那一次，是一个感性而重要的原因。秉承着孔老夫子有教无类的理念，她一直同情我，帮助我。如今，这样的老师太少了；如今，不少老师是向学生索取，要通过学生寻找那些有钱有权的家长，明目张胆地增添自己收入或关系网的份额。

我对高老师说，我从北大荒插队回来，第一个月领取了工资，先在前门大街的家具店买了一个您那样的书架，二十二元钱，那时我的工资才四十二元半。高老师对其他老师夸奖我说，爱书的孩子，到什么时候都爱书。

我又对高老师说，“文革”中，虽然挨了批判，但图书馆的钥匙还在您

的手里，有一次在校园的甬道上，您扬扬手里的钥匙，问我想看什么书，可以偷偷进图书馆帮我找。好长一段时间，我都是把想看的书目写在纸上交给您，您帮我找到，包在一张报纸里，放在学校传达室王大爷那里，我取后看完再包上报纸放回传达室。这样像地下工作者传递情报一样借书的日子，一直到我去北大荒。那是我看书看得最多的日子。《罗亭》、《偷东西的喜鹊》、《三家评注李长吉》……好几本书，都没有还您，让我带到北大荒去了。高老师说，没还就对了，还了也都烧了。在场的几位老师都沉默了下来，那时，我们学校的书，成车成车拉到东单体育场焚毁，那里的大火曾经燃烧着我学生时代最残酷的记忆。

我庆幸中学读书时遇见了高老师。虽然多年未见，但心里一直把她当作自己的一位大姐（她比我姐大一岁）。想起她，总会有一种格外亲近的感觉。一个人的一生，萍水相逢中能够碰到这样的人，即使不多，也足够点石成金。分手时，送高老师进了汽车，一直看着汽车跑远，才忽然想到，忘记告诉高老师了，那个从北大荒回来买的和您一样的书架，一直没舍得丢掉，还跟着我。很多的记忆，都还紧紧地跟着我，就像影子一样，像校园里树叶洒下的花荫凉儿一样。

名家新作

与儿子聊税

黄志超

潼川之滨耸立着一幢连州地税局办公大楼，儿子读小学时，我常常带他到河堤公园健身，一次，他指着对面地税局办公大楼那个大大的“税”字，仰头问：“老豆，什么叫税？”

“税，就是国家向企业、集体或个人征收的税款或实物。”我含笑着说。“国家为什么要征税呢？”儿子不解地问。“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。征税，就是方便于国家将每笔税款用来办公益事业，比如，这潼川河堤公园和文化广场的健身设施、器材，就是用纳税人的钱购置的。大家不用交钱，就可以在这里运动、健身。所以，税收‘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’。我对儿子说：“纳税真好。”儿子说。打那以后，我利用吃饭的机会，和儿子聊税。告诉他每个有收入的公民都要依法向国家纳税，不得偷税漏税的道理。我要让依法纳税的思想像一颗种子在儿子心中潜滋暗长。

星期天，我常常带儿子逛书店，买书时，我告诉儿子：“所付书款就有‘增值税’在里面。”儿子同学的父母买了一台小轿车，接儿子到郊外玩，我就告诉他：“同学父母买的小车，要付‘车辆购置税’。”儿子将他在春节所得的压岁钱存入银行，我就告诉儿子：“存钱要扣‘利息税’。”“哦，原来税收就在我们身边。做一个纳税人纳税给国家，多么光荣！”儿子说。

儿子读初二那年，注册时不用缴交学费和书本费了，我就告诉儿子：

“你们读书的学费政府替你们交了，学费和书本费从国家的税收中支出，目的是让更多的孩子走进校园，享受书香的熏陶。”“那我要认真读书，报效国家。”儿子说。停了一下，儿子问：“老豆，我有个同学，他家是卖饲料的，每做一笔生意都要开一张发票，是不是开了发票方便计算税款呢？”“是的，做生意要向国家纳税，每月按规定纳税一次。”我说。儿子读初三时，地税局开展“税收知识进校园”活动，工作人员说，儿子懂得的税收知识要比其他同学多。这与我适时抓住机会，潜移默化地教给儿子税收知识无不关系。

儿子读高一时，电视新闻报道农村合作医疗、农村养老保险参保情况，儿子就问我：“老豆，是不是国家经济越来越好，税收收入越来越多了，国家有钱补贴给农民伯伯买合作医疗、养老保险了？”我说：“正是！国家还免收农业税——农民伯伯种田不但不用缴税，每年还可拿到种田补助。”“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体现了税收‘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’的好政策。税收，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美好。”儿子说。

通过多次与儿子聊税，儿子已懂得，自己所在的城市高楼林立，绿草如茵，日新月异，城市建设的资金都是来自税收收入。税收利在当代，功在千秋！今年高考，儿子上了重本线，填报的志愿，就有税收专业。

灯下漫笔



露华浓(国画)

赵丁红绘

一座曾经叫做长安的城

吉建芳

一座古老而文明的城市，历史老人曾为它雕刻了无数的辉煌；一座朝气蓬勃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，时代赋予它特有的风姿神韵。它的名字叫——西安。有人曾这样比喻：中国是一棵参天大树，到北京看到大树的树冠，到西安看到深埋在大树下的树根。

西安，古称长安，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。近些年，曾有人试图将它名字又改回“长安”，无奈后人早已习惯和认可了“西安”二字。早在八十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，蓝田猿人就在这里安家落户、生儿育女，人类始祖开始由蛮荒走向文明。到了六七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，日益聪慧的先民们在西安市东郊建造了造型简单、经济实用的原始村落——半坡村，这是中国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的典型代表，也是我们的祖先逐渐走向文明的又一重要见证。

有人说，中国的中心之点，或称大地原点，就在西安。西安是我国建都最早、历时最长的古城，三千一百多年的历史中，曾先后有十三个王朝在此建都。汉唐时期，西安是古中国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对外交流的中心，是当时人口最早超过百万的一座城市，堪与古罗马相媲美。经历众多王朝更迭，自然帝王陵墓也多。对于一国之君来说，在世时高居万人之上，尽享富贵荣华，死后自是不会薄待自己。于是，一座座修建得气势恢弘、华丽考究的帝王陵墓，给这座城市增添了许多异于其他城市的神秘庄严和雍容奢华。因为陵墓多且集中，后人往往会一不小心就惊扰了故人的旧梦，让沉睡千百年的帝王陵墓和不计其数的陪葬品重现天日。

当年，临潼一位叫杨志发的老汉，就是在打水井时意外发现了秦始皇兵马俑。杨老汉当时一定不知道，他这个意外发现后来不但震惊了国人，更震惊了世界，最终被称为“世界第八大奇迹”。

方方正正的明代古城墙，历经一个又一个时代的变迁，仍傲然挺立于城市的中央位置。晨钟、暮鼓和依然流淌的护城河，给这座迄今为止世界上保存最完整、规模最大的古城墙遗址增添了许多生机。后宰门、书院门、端履门、紫柏街、炭市街、广济街、尚德路、尚勤路、尚俭路、德福巷、安居巷、索罗巷、大差市、饮马池、柏树林……一个个寓意深刻、令人玩味的街道名称，或有书卷气，或有烟火气，或质朴直白，或蕴含某种期许。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浩瀚的文物古迹遗存，使西安可以当仁不让地被称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、中国古代社会的“自然历史博物馆”。

繁荣昌盛时期的古人，在衣食无忧之后，也十分注重文化娱乐和休闲放松，透过造

型精美、色彩浓艳的唐三彩可以窥其一斑。宽袍广袖的低胸长裙，把女人们婀娜婀娜的身姿衬托得更加美丽动人，发髻高挽，配上轻描淡抹的柳叶眉、樱桃小口，任是柳下惠恐怕也难免浮想联翩。仿唐乐舞是这座城市日渐兴盛的娱乐，观者无不恍若回到了大唐盛世，回到了古长安，回到了那个人们路不拾遗、夜不闭户的纯真年代……

在大唐明月的映照下，沐浴后的杨玉环让李隆基一见倾心。幸福与欢乐过后，却和许多爱情故事的结果大抵相同，以悲剧收场。只留下华清池，让后人一池花香诱人的水中，去寻找那份曾经的暧昧。

生活在古城墙根的西安人，恬淡闲适，安逸无忧。倒不是说他们有多么富足，而是经年累月生活在帝王将相的影子下，难免会有一些小小的优越感和满足感。城市的拆迁改造和如今的飞速变化，没能改变他们的生活状态，他们依旧沿着自己的人生轨迹，慢条斯理地走路，慢条斯理地生活。

写一座城市，不能不提到它的吃。撇开各种外来菜系不谈，千百年来，西安的餐饮形成了以唐菜为主的传统菜和以陕菜为主的现代菜。西安的饺子宴、灌汤包、肉夹馍，形形色色、宽宽窄窄的各种面食，还有那些独具地方特色的各种小吃，声名远扬，吸引着四面八方宾客。东门外不远处老孙家门子曾有一个巨大的“天下第一碗”，总是让路过的人们忍不住驻足观望，进得店来。老孙家的牛羊泡馍早餐前，有不少以牛羊肉为主料做的各色冷热菜。我却觉得对于一碗美味无比的泡馍来说，前面的那些吃食太多多余，不吃也罢。

与西安市邻近的咸阳市，已经和西安共用一个通信区号。按照城市的规划和发展趋势，未来的咸阳市将与西安市最终融为一体，成为西安血脉相连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西安自古就是交通要道，如今一般将西安与全国、与世界连接在一起，让海角天涯变成咫尺，让万水千山变成通途。

西安昔日的辉煌让人骄傲，西安今日的腾飞让人惊叹。西安，虽饱经沧桑、多经风雨，却正在褪去历史的尘埃，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与魅力。未来的西安，将是一座日新月异、永远年轻的城市，呈现着民族的生命力，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。

心香一瓣



单车

杨东彪

多少年了
我再也没有骑过它
晨曦未及的角落
光和光之间有了断裂的跳跃

单车拥有了父亲
父亲拥有了单车
父亲把谜底留给了单车

单车把父亲的牵挂留给了我

父亲是听海长大的渔民的儿子
每一段关于海的记忆
在暖煦的夕阳下
悄悄地打湿了刚刚无者的海

我把单车留在南国的故里

我的故里是父亲的异乡
父亲把梦留在我的故里
我把父亲的温度留在了他的异乡

如今
我南留在南国故里的单车丢了
我竟成了被弃的游子
脚下是无根的荒漠

姥娘土

孙覆海

减少半分生气和欢快。

娘没有文化，除了能辨认出钱币上的数目字，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认得。那些年月，家里上有年迈的爷爷奶奶，下有我们四个弱小的孩子，父亲常年在外工作。一家人的生活重负，几乎都沉甸甸压在母亲一人肩上。她日日夜夜为我们操持着，哪个吃不好穿不，或者是有了头疼脑热，娘会急急得满口上火生疮，觉也睡不安稳。娘的身体一天天地见瘦弱，而且早早地得了肺心病和慢性支气管炎，一到晚上，就听到她在不停地咳嗽。

我长大成人，离开了娘到外地工作。这时候娘也老了，腰弓偻着，脸上皱纹深一道浅一道；两只劳作了一辈子

的手，背面青筋暴突，像爬了一条条蚯蚓；十个手指头，关节严重变了形，看上去有如盘结着一个个树瘤。但我每次回家，娘还是用这双筋骨粗硬的手，为我忙活最喜欢吃的饭菜，为我捶打掉了皱褶的衣裳。娘的手偶或碰在我的脸上，那砂砂硬硬的感觉，让我心里一阵阵发酸。

那一年，我出了一趟远门，到了南极。临行时，我从娘养的一盆蚂蚱菜花中，采下了几粒种子。娘明白我的心，便从花盆里包了一包姥娘土，悄悄放在我的行囊里。在地球的那一端，我用两个花盆种上了花种。一盆是用了当地的砂土，结果芽儿刚钻出不久，就枯萎掉了，尽管我也不断地浇水和划

锄松土。而用母亲给我捎上的姥娘土栽种的，却长得好好，花灿灿地开着，枝叶儿儿肥嘟嘟的，队友们谁看了都喜欢。有这盆蚂蚱菜花相伴，在荒凉的冰雪之极，我没有感到孤独、寂寞；有这盆花儿陪着，心里踏实得夜夜睡得香甜。由此，我懂得了一个道理：娘其实是人世间最安全踏实，你的生命之树就会常青。

姥娘土护有着树的生长，等小苗儿长成了大树，姥娘土就成了干巴巴的，皴裂着粗粗的纹。在树下，她甚至连供一棵小草生长的营养，都不能够了。为了这小苗苗，她耗尽了她的全部。那一年，为我们操心操劳了一辈子的娘，得了重病。手术后，八十岁的娘脸上没有一点血色，身子蜷缩在半边床上，似乎只剩下一副骨架。我趴在床前，两手不停地轻轻揉搓着她的手，以图帮她减轻一点痛苦。一边揉我一边在心里说：娘呵，您的这双手，还能再领着我们当地的砂土，结果芽儿刚钻出不久，就枯萎掉了，尽管我也不断地浇水和划

一把刀子。儿子知道，娘是多么留恋人生、多么不愿离开这个世界啊。她对我们总是牵肠挂肚，她还继续担当“姥娘土”的责任……这一瞬间，我忽然明白了，姥娘土就是母爱，就是人世间最宽广无私、最博大慈柔的母爱呵！

娘的去世，我突然感觉自己已老了。不久，我又突然发现有了白发，突然发现花了眼，突然感到容易疲劳，记忆力差了，儿子说我比原先愿意唠叨了，而且自己还时常于不经意间说：“我老了，我老了……”有娘在，自己就永远是孩子，感到身上活力无限。原来，那是因为有母爱，有“姥娘土”，这就像一道墙在前面庇护着我，这就像一座山在后面支撑着我。现在，娘走了，“姥娘土”没了，这道墙，这座山，都不见了。而我，孤零零地暴露在最前面。和娘一起栽下的树，早就变成艰年荒月中度命的粮食，变成了我的健康我的生命的一部分。它们不存在了。但娘栽在儿子心中的树，那永远包裹着姥娘土的树，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生长，它要长一辈子！

凭海临风